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light beige or cream-colored base.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large, stylized flowers in shades of red and yellow. The flowers have a simple, geometric design with five petals and a small yellow center. They are arranged in a somewhat diagonal, descending pattern from the top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There are also some green, brush-like shapes scattered around the flowers, particular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suggesting foliage or grass. The overall style is mid-century modern or folk-art inspired.

鲜花与美酒

徐开垒



鲜花与美酒

徐开奎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27123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范一辛
插图：王小蕙

鲜花与美酒

徐开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6 字数 100,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书号：10078·3584 定价：1.30元

• 目 录 •

第一辑 万里寻芳

坝上一家人·····	3
生命的乐章·····	14
山城雾·····	20
南行纪实·····	29
艺术家迎春·····	35
草原圣人·····	40
阿依古丽·····	55
绍兴城记·····	63
红旗升起的地方·····	74
枪与炉火·····	86

第二辑 海天望月

搬家·····	97
烟·····	105
幽林里的琴声·····	112

红霞映照的早晨123

——写在通向全运会的大路上

团圆129

鲜花与美酒133

——记日本作家在巴金家中作客

永远的师表140

——叶圣陶的几封信

随笔与诚实146

——子恺先生和他的散文

艺术的磨练和劫难160

——追怀沈尹默老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72

——郭绍虞同志的德行

开启心灵的艺术177

——《全山石油画集》前言

散文，诗的邻居184

——赵丽宏散文集《生命草》序

第三辑 荧楼通灵

漓江上看神马193

前辈的中年196

新年话新200

球赛和微笑	203
“六亲不认”	206
从“叶圣陶声明”想起	210
编辑写稿	212
读《长相思》有感	215
萧乾与陈白尘	218
《红楼梦》研究的题外话	221
跋	226



第一辑

万里寻芳

报答春光知有处，
应须美酒送天涯。

——杜甫



坝上家人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采访，就听到有那么一桩新闻，说是有个年轻的测量工，在水电站刚开工建设时，有个晚上，她在荒岭上掌着油灯工作，路程还未测量到一半，她就从岭上滑了下来，人摔死了，灯却挂在树枝上，那是她在跌下去的过程中把它挂上去的。人们说，她刚结婚一年，竟然就那么牺牲了，真可惜。

我曾经想搜集她的事迹，却一时找不到更多线索。以后一次次到新安江水电站，从挖土、挑泥、浇灌、筑坝，到安装机器，最后输送电力到三省一市，每一阶段，我都不免想起这个没有见过面的不幸的姑娘，特别是看到当地灯火辉煌，农

村家家户户装上电灯，附近省市工厂有了充足电力，日夜开工，眼前便不免出现那么一个景象：一盏挂在荒岭树上的摇曳的灯，它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那是第一盏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可我总是听不到有关这个姑娘更多的消息。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那盏灯还在我心上亮着，但我想我再也不会得到有关她的更多的材料了。终于有一天，在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个场合上，我竟然看到了她的影子。

那是在离新安江几千里远的湖北省当阳县城里。这个当阳县，是一千多年前三国时代的遗址。我因为访问葛洲坝水利工程枢纽工地，顺便来这里看看历史遗迹。当阳离葛洲坝工程所在地宜昌县，不过百里路之遥，乘汽车半天就到了。我还没进城，就看到玉泉山上云雾缭绕。有人告诉我，当年高僧普净就是在这里修行的。到了玉泉寺，只见古柏参天，还有一株银杏古树，枝叶茂密，郁郁葱葱，据说也有一千多年。离这株树不远的地方，山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关云长显圣处”。真叫人分不清是真是假。

进了城以后，竟然四周都是三国遗迹。不但有“张翼德横矛处”，还有张飞当年喝退百万

曹兵的长坂坡，附近有个公园，就叫“长坂坡公园”。走进公园里，只见一群年轻力壮的农民正聚在一起谈笑，有男的，也有女的，足有十五、六个人。一问，才知道是葛洲坝工地的民工。原来当阳县有四十二万人口，出产水稻棉花，“文革”中，因为农业歉收，许多公社社员就被葛洲坝工地招去当民工；这几年因为农村政策落实，不少人已争着回乡种地。这十几个民工，虽然还在葛洲坝工地劳动，却已不象先前那样半年几月不回家，成年累月留在工地上；而是按着工地规矩，每星期可以回来一次料理自家农活了。今天他们正在这里等车，车子一到，就准备回到工地上去上班。我想，这真是个好机会，我正愁没有便车，这下可在当天返回工地招待所了。

当我摸出证件，向他们打招呼时，为头的就跑了过来，问清我情况，就满口答应，大卡车一到，还让我先上去，他自己坐在我旁边。我听大家叫他“张翼德”，不免一怔，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脸：浓眉，大眼，黑胡髭，果然有点象三国绣像画中的张飞。我便笑了起来，问：

“他们怎会叫你张翼德？”

“哈哈……”众人都笑了起来。

原来他真是姓张，因为他的面貌有点象张飞，力气又大，干活又勇猛，又是当阳县人，坝上人就这样把他叫开了。他的原名倒反而默默无闻。

听说当阳县的小伙子们，不论在城里，或在乡下的，都有不少人能背诵几回《三国演义》，我就想抓住这个特点，同张翼德聊天。哪知道出人意料，张翼德相貌堂堂，又是班长，说起话来却口中讷讷，有时连一句话也答不上来；这样就有个姑娘跑过来为他帮腔，一问，才知道是他的爱人小胡。

我说：“我还来不及把当阳县跑遍，不知道城内还有啥个去处？”小胡说：“多着呢，还有太子桥，糜夫人投井的地方；还有关陵，关公的墓园，写着‘汉室忠良’四个大字……”我说：“真可惜，要是能有机会，再来一次就好了。”她说：“不要紧的，让我爸爸慢慢讲给你听。”我说：“你爸爸——？”她说：“对，我爸爸，他也来过，他现在在坝上，他熟悉三国故事，从小我就听他讲，……”

我有点朦胧，不了解她爸爸在葛洲坝工地

究竟干什么工作，只觉得她谈起她爸爸时有些骄傲；同时发觉她的口音与这伙青年民工不一样，就问：“你爸爸也是当阳人吗？”这次是张翼德答话，他说：“不，她爸爸是浙江人。”

一听说是浙江同乡，我的兴趣就更浓，不管这辆车一路上颠簸得厉害，甚至把我颠得有些头晕，我仍追着问小胡：“你爸爸是浙江人，怎会到湖北来呢？”她说：“他是个安装工，原在新安江水电站工作，后来到丹江口水库，这几年又来葛洲坝了。”

知道她爹是新安江来的，我就想会会他，一下车，葛洲坝已经是灯海一片了。但见大坝上的一百多台大吊机，正穿破夜雾，在探照灯光照耀下，此起彼落地操作；浇筑仓里，拌和楼中，大江的基坑里，都有碘钨灯、水银灯、日光灯亮着，人和车辆象流水一样，来往不断；机器轰鸣声音、车辆行驶声音、人的大声说话声音，织成一片。这时，张翼德早已带着他班里那十几个铆焊工，爬上三十四米高的大坝闸门去工作；他的爱人小胡，则乘上露天电梯，象月亮里的嫦娥一样，直升到一百米以上的高架门机的操作台去值班。留下我一个人在地面上，象一只走投

无路的蚂蚁，竟不知到哪里去找她爸爸老胡。幸而老胡在这里是个名人，到哪里，哪里就知道他的名字；可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干活，原来他在安装队没有固定工作岗位，是个啥都得管的“不管部长”。一个钟头以后，我终于在调度室里找到他。看来他已靠近五十岁了。

我把来意讲明后，说：“老胡，你让我好找。”

他笑笑，不曾回答。过了一会，他反问我：

“给你安排住宿了吧？”

我说：“安排好了，就在这里的招待所，已经住一个星期啦。今天抽空去了一次当阳，嘿，真有意思，张飞、关公，还有刘备的夫人……你去看了吗？”

“去过。我女儿的婆家就在当阳的长坂公社。”他说。

“你女儿和女婿，我全见到了，好有出息，刚才和他们一起回工地，一到，两个人就各自奔上天去，丢下我站在地上看他们，人比蚂蚁还小呢。”

他看我说得有趣，就给我兴头加码，说：

“这里工程是巨大，你想想，当初新安江投资不过四亿，已是全国第一了，如今，这葛洲坝

工程，投资三百九十五亿！相差有多远！”

“新安江水电站刚建设时，我就去过。听说你也从那边来？新安江不错，最近我又去了一次，那边同志对我说，过去他们是第一，现在他们是第四位；等到葛洲坝工程建成，他们说他们要成老五了！”

听了我这几句话，他的眼睛明亮起来，说：

“好嘛！我们就是要早些把新安江电站变成老五嘛！”

他问我第一次去新安江是在哪一年，我告诉他是 在一九五九年。然后他半晌不语，我就给他吹当年新安江工地人山人海的景象，又问他当时在哪个工地劳动，是怎么去新安江的。他说他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在安装公司，在参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以前，就已做了几年安装工人了。那时报上为这个工程宣传得厉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自己安装”，这样，他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报名来参加这项工程。他原是安装的，就随着队里的其他一群师傅进到工地来了；他还有几个同学，有的是运输工人，有的是勘察队员。他那结婚才一年的爱人，就是搞测量工作的，……

“搞测量工作？”我愣了一下。

“嗯，搞测量工作。但她很傻，欢喜野外工作，……”他梦幻似的说。

“野外工作——？”

“嗯。野外工作，我记得的，她生了孩子，在家里坐月子，第二个月，产假满后，就上班来新安江工地……”

“来了后，怎样？”我急迫地问。

“死了！就在那个荒岭上搞测量，不小心，滑下来死的。”

一盏灯在我的心中闪亮。我发觉自己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我安静下来，内疚地说：“我听说过她的事情，但没有来得及报道，我就离开了新安江。我不知道你们来到了这里。”

“是的，电站建成后，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新安江，跟随安装队，去了一些别的地方，也到过丹江水库工作，在那边过了几年，才到葛洲坝，现在也快十年了。”

“啊，小胡！”我自言自语地叫道：“原来是她的孩子！她死时，小胡才二、三个月吧？现在二十岁出头了！”我一边说，一边想着这小胡是怎样过来的：从小死了娘，跟随着这个东奔西走的安

装工人，为使全国各工矿企业发电，全国农村家家户户夜间发光，她到处为家。长大了以后，她自己也跟她的爸爸妈妈一样，成为一个水电站工人……

不知是不是为了回避想起他死去多年的爱人，老胡在这时忽然掉转话头，向我讲眼前他心头上的疙瘩。他说：“眼前，一家子发生了矛盾。那就是我那女婿的娘，想叫他们小夫妻回乡务农，说现在农村好了，家里劳动力越多越好，不需要象前几年那样抢着来葛洲坝做民工。我女婿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我女儿呢，她可不同意。我想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让他们自己决定。”

这确实是个难题。谁能够保证说哪个工作一定比哪个工作强？面对这样的僵局，我有点爱莫能助。忽然，老胡又说话了，显然他有自己的主意，刚才他说的“只好让他们自己决定”那句话不过是一句遁词。他说：

“我说嘛，水电站这工作我干了二十多年，手头经过的，也不只是一个、两个，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刚才你说新安江电站已从第一位排到第四位，将来这里的工程完